道術類
文類

八編類纂

十六

加
1717
77-76

1717
77-76

左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而行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一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仕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巢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眞人

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
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
誠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玄
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
示人一日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兒嗔之心二曰忠於
君弟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
守清淨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
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
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
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揩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
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崇
眞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
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
者千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眞人德仁卒陳師
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
師正卒張信眞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眞集傳于世
信眞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擾希琮能以柔
而存希琮卒鄺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眞人號
曰太玄名其教曰眞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
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
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
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讓
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
所同足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周玄眞

周玄眞字玄初出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
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
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

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
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眞道院施如意
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採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
視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
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眞人高弟
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
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即躍出衆
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
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
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霞寶大法於曹柱孫會吳越

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自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棹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實母疫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指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斯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襲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造

宗浩欲授人無勢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尊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達身達旦辛丑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

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
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
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
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
寺、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巳亥上召玄初
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
對曰、天地之問、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
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
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
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
壇、其應如神、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封門石橋
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
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
初求得之重甃以甕、作亭覆其上、玄初嘗講來鶴軒
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
然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
見玄初鳳皇臺上、雙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
之表、竊意綠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
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
聲、入之無門、子盡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

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枝扶而華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予盡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歟然若有所疑、經曰、養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顒仙

顒仙、姓周者、自言南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顒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顒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爲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或施力於南戶之家、日與稠人相襍、暮宿閭闥之下、歲將二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顒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顒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顒人、朕三月歸建業、顒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顒者來、謁者謂顒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

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
此言為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
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矣、復謂曰幾何、對曰、三三斗、
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
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
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醒、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為說、於是制新
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十許蒼
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

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
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繞缸燬之、薪
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
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煆煉之、薪蘆火消
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
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
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遥
見顛者來迓、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
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

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
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
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
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
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
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筒桶做箇
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主者儀聽異詞噫教爾充軍便充軍又鬧中見
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
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
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異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
拐擎之意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
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
遣人問之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
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
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
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餌
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潮
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
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
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
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永服之類
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
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糗糧而往去彼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人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
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
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官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謂之曰是曾見否
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
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
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
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
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
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
奏朕思方今虛誕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
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何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內呷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黑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昌蒲香、醆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腳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嵗有五星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帥衣者入、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腳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音無韻、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請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專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丰持力大、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爲張獦傷、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食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傷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蛰而不搏、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覽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夠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止睡卜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繹眞言於黃土城卜地立仙館、奉玄帝香火、日繹眞言於黃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帝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雖戔戔大鏞、音莫能混、後亦亾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

觀有題瓊花律詩語瀟酒實自泥也三十四年我
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眞仙張三丰足下復
命禮部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山衛指揮楊
永吉偏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
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眞人錫之誥命先
是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輗山
置棺斂訖臨穴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聞武當或
游襄鄧間洞視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
者專以道德仁義爲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先

凡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跡南川
居士曰爺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
南對宋太宗以養身寡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韙之
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著太微功
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爲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遯老題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
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
初君年尚少與刑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
讀尤邃於易及邵民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
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君乃弃釋業儒

遊於雲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
府觀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放之不月餘山水人
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
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太丹出示平叔悟
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
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誕隱靈仙逝此卷乃至元六
年五月五日爲予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
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
太師洪國丘公三年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啟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
名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百
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
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輟以
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眞仙亦無疑矣予嘗於
王屋山遇三丰徒孫所謂陳鐵脾者言三丰遼東人
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
者儒先君子槩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劉知幾

六家　尚書家　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
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　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記考其宗旨
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
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
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
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
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
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
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
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
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
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
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
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
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 梁武帝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于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彊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載言接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

甘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

文繁事重故宜如此辨誤

諧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

本紀　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巖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援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益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號

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益、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凡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彭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彭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列傳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
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
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廢其同於
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番名
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朋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
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
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揚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
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廢
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
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 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
象也但載其時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申台
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
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
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閭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

唯循覆車而重軼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

五行志 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杜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蝗螽螟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蟲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
彼咎徵晏穹喬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
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
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雜志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
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
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
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
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鬲列狀四荒
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駭其多識自漢氏拓
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
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
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
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鄉子見師於孔
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諸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
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
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
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
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
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
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
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
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
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

論贊

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
彊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
論尤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
狥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
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
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
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
奕良可詠也仲像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蕩志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
儷事必釋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
約滅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
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餘玄言謝靈運之虛張
高論王巾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
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
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餘彼輕
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
紈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
而班固變爲詩禮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

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
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
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
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聞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
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
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
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已多而嗣
論以贊爲贅爾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
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荀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

賈誼范曄之虛美隱惡陳壽謂諸葛不遺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

斷限 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揆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跻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與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而已矣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闕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鬻劉主魏刋水運下刋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離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比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刋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紳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闢徙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騎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 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聲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褒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爲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摧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强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勑皆責成羣下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近

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

言語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也

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淫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斷索又曰獺獺頭團栾河中狗子破爾菟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狀如狐非狐貉非貉樵犁狗子齒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 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

爲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讒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燔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遑於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嘿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

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隱晦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澗略而語實周贍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歎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妄飾　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徼魯賦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册、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眷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摹擬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慱、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壃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書紀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
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
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
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
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
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
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子仲尼者歟蓋語
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
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驚於車如于寶晉紀
敘愍帝殺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
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
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
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凡例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
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
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
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
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
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
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　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
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
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
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
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
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奔
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
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
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

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
閈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
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
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
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已勞題署由其力
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頌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
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
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
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
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頌四也

史傳　劉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
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
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後魏志斷論　魏收

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
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
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
淫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

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爲零
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
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内侮至晉東遷中
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雝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
逆、自扶莫而畏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
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
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
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虡二志晉
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
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

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虡漢志、其
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
也、

史論中　蘇洵

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
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捄闕與之失不載焉、見
之趙奢傳傳鄺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
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
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卤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陶宗儀

正統辯

辯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追耶律光而其勢侵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不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荷逃性命於道宗之世纂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非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輿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聘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齟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輿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輿之通和矣輿魏之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此論皎然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
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
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
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
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
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
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
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尼
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
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
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
蜀牛晉族屬疎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
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嗣祚親
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
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
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
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
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隅尤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祖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迫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

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
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
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
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
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
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
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
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
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
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
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
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
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
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
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
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
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
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册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輩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

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迫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駿駕四馬從梁來、（叶黎）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列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文章辨體論七條

詞賦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

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歌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盖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咳今其似春凄今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書梅聖俞稾後

文

佇中區以玄覽頫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
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
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拔部考辭就
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
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
澄心以凝思耽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熟讀一過作文之訣顯然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
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
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
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
之森森槩風飛而颼颼豎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
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
而爲匠在有無而倚傍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
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
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
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愈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茖發顇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像、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與偶、意徘徊而不能襍、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

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遊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淈涊而不鮮、或仰偏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
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
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
徙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顧、猶絃
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嚨嚨而
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
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
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
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
趣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
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濛發於巧心、或受
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棗籬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
蕤以駁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而溢目音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營魂以探頤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
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
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裁故時撫空懷而自愧吾未
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氣然粲之匹
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
表書記今之雋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想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吝則無際疎則千里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

域諒哉文章辨體方類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其二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其三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知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得乎）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菹乎其若逃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樂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李翊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誚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
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
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視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
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
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
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
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
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淵迤逶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音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纇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猗歟元勳佐漢舉信足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霧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
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
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
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
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
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
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

答吳克秀才書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
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
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琱
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
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
似賦而謂之琱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
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

衆答謝舉廉

此人可與言古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孰能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辯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揄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省於刀且猶不可斷事而省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刪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綉綺穀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褫縛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焉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蒭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奡之力哉（答程伯大論文）

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固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

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文原）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十體書斷）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晝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

仲卽八分之祖也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卽隸書之祖也十體書斷

章草者漢皇門令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按章艸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尋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

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詮妙豈能詣此十體書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艸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十體書斷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畛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字終於假借假假人一昧假何也

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卿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說文解字序）

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面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五不足而後假借（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闕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若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用筆說）

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

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衛夫人筆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
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略也颺
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
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
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
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
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
心改迹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
爲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
見李斯曹喜蔡邕鍾繇梁鵠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洛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
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
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
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題筆陣圖後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果書
雖氣骨清健大小相襍如十四五貴曹偏性方循繩
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馭熟戰馬舉動從人意而
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
體氣疲薾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精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亂樂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嬌態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愧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

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隸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艸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書說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猪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皆后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有史奴有文奴非特書也

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漢文帝答鼂錯璽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尉佗乘漢家多事超侮故浪正告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作邊事於邊吏作一面歲分極要

此書後世不以爲僞而以爲有体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愛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賜南粵王尉佗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

（虜亦須記）

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貳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歸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緆筋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緆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遠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曮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秣藁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古今禦戎漢文第一亦會其時之未可爲也

離昆弟之讎。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遺匈奴書　二首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揕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藁。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內至親。敵吾一體。過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矧茲醜虜。猶託要盟。腋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褻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宋欽宗罪已詔

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

以三書爲法取其婉而入意激切而詞不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壞削主困爲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厭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討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棄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

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戟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秦未必如此

童郡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郡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
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
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
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遥長安因留上

射心之論
嫌筆嫩耳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
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
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
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
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
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
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
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糟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慾家之
朝乎男兒溺死何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
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
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
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
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
乂手從族乎及今成計猶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馮異與楊廣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惡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
復欲遣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懶然想是
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忝宮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内蔵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
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通謀黒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
稱亂南荆公孫瓚負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
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
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
取之志非海内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
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田與矣幼主非有惡於
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
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
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
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
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
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虚于必須天賛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
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
於秦莽之役故能奮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
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
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
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
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
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
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
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
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
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
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
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
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
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
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
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
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
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燕備起予補所遺
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孫策責袁術書

有爽氣亦書魂中錚錚者

石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遣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屓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拯納往誨翻然改

亦快

禹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多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簡快有西漢風大都魏晉以來冗冗不足觀者書記也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頗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絕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鷙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

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鸇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浪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正大委曲極學得文帝書但嫌句語多耳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祖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倉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鄉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

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
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
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埒丹之稱、寃其體勢昭然不
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
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
傾、又傳曰國家以仁養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
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
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
侯、覆亾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
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
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
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
諸侯之兵、革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遏好、受先大
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
如流、有忤雷霆、雖疚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
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彊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鄰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彊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效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效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戰效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怨睚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遠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疚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冝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馳拿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